

秦 川著

A decorative horizontal band featuring a traditional Chinese cloud pattern, rendered in a light brown ink-like style. The clouds are stylized with swirling, wavy lines, creating a sense of movement and depth. This band serves as a background for the main title text.

中国古代 文言小说总集 研究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古籍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古代文言小说总集研究 / 秦川著.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6. 4
ISBN 7-5325-4306-4

I. 中... II. 秦... III. 古典小说 - 文学研究 - 中国 IV. I207.4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000477 号

“九江学院学术著作出版基金资助出版”

中国古代文言小说总集研究

秦 川 著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发行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上海瑞金二路 272 号 邮政编码 200020)

(1) 网址: www.guji.com.cn

(2) E-mail: guji1@guji.com.cn

(3) 易文网网址: www.ewen.cc

新华书店 上海发行所发行经销

上海颀辉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 × 1168 1/32 印张 8.75 插页 5 数字 190,000

2006 年 4 月第 1 版 2006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500

ISBN 7-5325-4306-4

I·1844 定价: 25.00 元

如发生质量问题, 读者可向工厂调换



秦川，女，1960年生，江西湖口县人，文学博士，九江学院教授，江西省中青年骨干教师，主要从事中国古代文学与文化研究。曾在《光明日报》、《中华文史论丛》、《江西社会科学》、《红楼梦学刊》、《明清小说研究》等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20余篇。

中国古代文言小说总集的 基本特征(代序)

中国古代文言小说总集(或称选集),是指选录中国古代各时期众多作家的文言小说作品(包括编选者自己的小说作品在内)于一编的文言小说文献。我国古代文言小说总集的编纂,始于唐代,但由于唐代的文言小说总集大多没有流传下来,残存的个别集子难以准确地推想其全貌,故本书论及文言小说总集,是从宋代李昉等人奉敕编纂的《太平广记》算起。自《太平广记》编成后直到晚清民国间,现存可见的文言小说总集大约有近三百种。在这近三百种文言小说总集中,虽各自编纂的目的、特点不尽相同,但有一点是共同的,那就是都具有为文化、学术、教育的目的,而这个目的则充分地显示出文言小说总集编纂的基本特征。

要讲明文言小说总集的基本特征,得首先解决两个“概念”问题。第一是“小说”一词的概念。中国古代文言小说总集涉及的小说概念是极为宽泛的,在近三百种文言小说总集中,其所收小说作品的“小说”概念与今天的小说概念完全相同者则很少,大多数是些短小的故事,即英文中的 Story(故事)的概念,而不是 novel(小说)的概念。即使是全选 novel(今天的小说概念)的古代文言小说总集,也不是从“纯小说”的概念出发,而是从文献的角度出发;其关心更多的,是为文化的、学术的、教育的意义。这是第一个要明确的问题。第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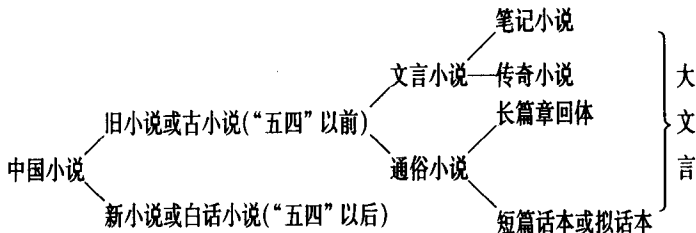
是“文言”一词的概念。“文言”在文言小说总集中的概念也较为宽泛,如现存诸多文言小说总集中所收小说作品,事实上是包括话本或拟话本(即白话短篇)在内的“古小说”,是“大文言”的概念。这两个“概念”问题搞清楚后,再来考察中国古代文言小说总集编纂的基本特征,就比较顺当了。

对于中国古代小说的类型,若按小说界传统习惯的称谓,则有文言小说、白话小说、通俗小说、旧小说、古小说、章回小说、话本小说、拟话本小说、传奇小说、笔记小说等等。这样众多的小说名目,学界常常只用两组“概念”进行对举,即文言与白话(或称“通俗”)和传奇与笔记对举,实际上,他们之间有许多交叉,这两组对举的小说概念是难以科学准确地概括如此多样复杂的小说名目和类型的。现仅就文言与白话(或通俗)一组来说,文言既包括传奇小说、笔记小说在内,也应包括部分的旧小说和古小说在内,这似乎没有太多的麻烦;而麻烦的则在于“旧小说”和“古小说”的概念,因为站在“现代”的角度来回看古代小说,那么章回小说、话本小说和拟话本小说就自然也是“旧小说”、“古小说”。然而众所周知,章回小说、话本小说、拟话本小说又是公认的通俗小说(即白话小说)。既然通俗小说是古小说、旧小说,而文言小说也是古小说、旧小说,这就得出错误的结论:即章回小说、话本小说、拟话本小说也应该是“文言小说”,于是“文言”与“白话”的矛盾就出现了。这个矛盾,事实上就是小说概念的交叉问题造成的。也正是由于这个概念的交叉问题,使得在实际操作过程中,文言与白话(或通俗)的概念难以界定,如明代何大抡的《燕居笔记》、余象斗的《万锦情林》、吴敬所的《国色天香》、赤心子的《绣谷春容》等小说总集,既在《中国通俗小说

总目提要》中出现,又在《中国文言小说总目提要》中出现,就是矛盾的例子。既然文言与白话(或通俗)的概念在实际操作时难以界定,所以中国历代的编选家选录编辑中国古代文言小说总集时,使用的概念就是“大文言”的概念。所谓“大文言”的概念,是指“文言”这个词不直接出现,而是以“旧”和“古”的概念取而代之。笔者以为使用“大文言”的概念就比较合适,因为它客观巧妙地解决了这个“概念”的矛盾问题,其最好的例子是民国年间吴曾祺的《旧小说》和鲁迅的《古小说钩沉》。既然编选者使用了“大文言”的概念,那么研究者对于中国古代文言小说总集在其语体概念的的内涵和范围方面的理解,也应使用“大文言”的概念,笔者是比较倾向于使用“大文言”的概念的。

对于古代小说是用“白话”还是用“通俗”的概念,笔者也比较赞成江苏社科院萧相恺先生的见解——用“通俗”的概念。笔者与萧先生的结论相同,但理由则不尽相同。笔者之所以倾向用“通俗”的概念而不用“白话”的概念,是因为真正意义的“白话”小说,是“五四”时期出现的新小说,此前都不是真正意义的“白话”小说,只不过是比起汉唐小说来,在语体上通俗些罢了。事实上,中国小说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其语体是由古奥逐渐向通俗转变,而不是由文言向白话的转变,因为章回本、话本或拟话本小说的语言与今天的真正“大白话”的语言比较起来,还是“文言”,如长篇章回体“通俗”小说《三国演义》,读起来比汉唐小说在语体上的感觉要艰涩得多,这是读过《三国演义》的人都有体会的。故笔者以为,对于中国的小说,其分类没有必要那样复杂化,尽可能简单为好。就时代而言,可以1919年的“五四”新文化运动为界,把

“五四”及其以后的小说称为“新小说”(或叫“现代小说”),以前的则称为“旧小说”或“古小说”。就语体形式而言,“旧小说”(或“古小说”)又可分为“文言”与“通俗”,而通俗小说若再细分的话,则还可以作“长篇章回”与“短篇话本”(或“拟话本”)的区别。为了让大家能清晰地了解这些概念之间的关系,特用图表表示,如:



至于笔记与传奇的区别,学界论述颇多,分歧较少,此处不赘。

由此可见,中国古代文言小说总集中的“小说”和“文言”的概念都是宽泛的概念,是“泛小说”和“大文言”的概念。既然中国古代文言小说是“泛小说”和“大文言”的概念,那么中国古代文言小说总集其选录编纂的目的就能推知出来,即中国古代文言小说总集不是作为“纯小说”或“纯文学”的角度来编选,而是作为文化学术文献的角度来编选的。因此,中国古代文言小说总集的编纂,其基本特征就自然而然地体现为文化的、学术的、教育的意义。下面具体谈谈这三个基本特点。

(一) 文化的宝库——资料性特点

前面说过,中国古代小说,从编纂的角度来看,它始终是“泛小说”的概念,但从创作的角度来说,则有一个由宽泛到确定的演进过程。也就是说,小说创作,自萌芽时候直至成熟以前的这段时期,“小说”的概念是宽泛的,而成熟以后则是

确定的现代意义上的“小说”概念。小说创作的实迹表明,其概念、观念是呈动态变化发展着的,这个问题萧相恺先生在其《中国文言小说家评传》一书的“前言”中说得很清楚,本文不再赘述。而从编选的角度来说,“小说”的概念自始至终是宽泛的,“文言”的概念也自始至终是“大文言”的概念。若要说有动态变化,那也只是程度上的变化,而没有本质上的变化。

这里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学术界习惯上总以有无“虚构”因素作为判别某个作品是否是“小说”的重要标准,这从创作过程的角度来看小说发展史,自然无可非议;但从中国古代文言小说总集编选的实迹来看,有无“虚构”或“虚构”的程度如何,这并不重要,而重要的是是否具有更为广阔的文化意义,是否能新人耳目,增广见闻;是否于史有补;是否有教育意义等等。这只要粗略翻检一下中国古代文言小说总集选录的书目便可得知。现仅以《太平广记》为例,其引书 475 种,多为史书、诸子书、工具书、文集、文论、地理书等,像《本事诗》、《八朝画录》、《画断》、《画品》、《白居易集》、《皮日休文集》、《颜氏家训》、《风俗通》、《年号记》、《说文》、《国语》、《国史》、《国史补》、《汉书》、《后汉书》、《越绝书》、《晋史》、《南史》、《三国志》、《史系》、《唐史》、《庄子》、《墨子》、《管仲子》、《广古今五行记》、《山海经》等,都是《太平广记》选录的范围,其“广记”可谓名副其实。但此所举在整个古代文言小说总集引用书目中仅仅是个零头,而全部总集所引书目之广便可以想见。再以“完整”的意义来说,唐传奇的出现标志着中国文言小说的成熟。按正常情况推测,若选录唐以后的小说作品,其总集应把作品的“小说”性质或“文学”性质从文体意义上来加以重视,但是总集选录的实迹表明,其重视的仍然

在于“知识性”和“资料性”，强调的仍然是文化的意义、学术的意义和教育的意义。从近三百种文言小说总集所选的情况来看，除了像鲁迅先生的《唐宋传奇集》、吴曾祺的《旧小说》等少数几个总集外，多半是属于只存梗概的文献资料书籍。如冯梦龙《智囊补》中的《谢小娥》和《红拂》两篇，是从唐传奇《谢小娥传》和《红拂女》中选录出来，但原作的篇幅是比较长的，而此录仅存故事梗概。其他总集大多类此。

再说使用“大文言”的概念来选编中国古代文言小说总集，除了前面述及的明代几种小说总集外，还有民国间陈乃乾编选的《古佚小说丛刊初集》，此书将《三国志平话》和《照世杯》也收了进来。编选者陈乃乾编纂此书时，用“古小说”而不用“文言”，事实上是巧妙地使用“大文言”的概念，同样是出于文化学术的目的。另外，鲁迅先生的《小说旧闻钞》也不局限于文言，而是白话小说亦在辑录论列范围，如《水浒传》、《西游记》均收录在内。这不仅说明了民国年间的小说总集已走向文言白话的合流，而且进一步证明了上文所及“中国小说”各概念之间“所属关系”的客观性和可接受性。

（二）学术的构架——全面性特点

现存中国古代文言小说总集不仅为后世的文学、文化研究提供了极为丰富的资料，而且也为后世的各学科的学术研究搭建了较为全面的基本框架和学科平台。这是因为，中国古代文言小说总集所收，除了一部分文学性很强的传奇小说之外，其余绝大部分是历代的笔记小说。笔记小说的内容范围相当广泛，几乎是正史之外无所不包的。从学科门类来讲，中国古代文言小说总集涉及政治学、社会学、民俗学、文艺学、语言学、生物学、算学、医学等方面的学问。它们上及天文，下

及地理,中通人事,是包括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各门类学科在内的综合体,可算得上学术领域的百科全书。下面以宋之《太平广记》、元之《说郛》、明之《五朝小说》、清之《唐人说荟》、民国之《分类古今笔记精华》为例,具体分析它们所涉及到的学术领域的范围。

首先从此五种总集所引杂书的类型来看,大约可见其学术领域的范围。

这五种小说总集涉及数十种杂书,所属范畴大致是这样的:《说文》、《韵对》等,属于语言学范畴;《白居易集》、《郑谷诗集》、《顾云文集》、《神童诗》等,属于文学的范畴;《国史异纂》、《国史补》、《阙史》等,属于史学的范畴;《兖州图经》、《黎州图经》、《水经》等,是地理书,属于经济学的范畴;《荆州记》、《广州记》、《风土记》、《风俗通》等,属于社会学的范畴;《周易》、《尚书》、《周礼》、《礼记》、《春秋》、《金刚经》、《观音经》等,属于哲学的范畴;《相贝经》《相手板经》、《相儿经》、《相鹤经》、《相牛经》、《禽经》、《龟经》、《星经》、《水经》、《笔经》、《竹谱》、《花经》、《诗谱》、《茶经》、《十六汤品》、《煎茶水记》、《茶录》、《品茶录》、《酒名记》、《食谱》、《蔬食谱》等,属于文化学的范畴;《药议》、《禅本草》、《齐民要术》等,属于医药、农牧的范畴;《书断》、《书评》、《画品》、《画断》、《诗品》等,属于艺术的范畴。

再从其分类的情况来看,亦可见学术门类的基本框架。《太平广记》和《分类古今笔记精华》属分类体小说总集,其书名和类目名称、类数就足以体现其学科门类的范围和学术性。如《太平广记》(以下简称《广记》)中的“铨选”、“职官”、“权倖”、“将帅”、“精察”、“贡举”等类目,既属历史、又属政治,

是历史上的政治。“知人”、“交友”则偏重于社会关系,属社会学的范畴。《分类古今笔记精华》(以下简称《精华》)里的“古迹”和“广记”里的“器玩”、“伎巧”等反映的是古代的建筑和工艺,同时又与经济有关。《广记》中的“酒”、“食”、“奢侈”亦与当时的经济有关。这些类目既在古代经济发展史研究的范围,又在古代文化研究的范围。《精华》里的“事源”、“风俗”、“谚语”、“歌谣”、“方言”是考察民情风俗的主要材料,民俗与政治又密切相关。其中的“方言”还是语言学的范畴。《广记》中的“神仙”、“女仙”、“道术”、“方士”、“异人”、“异僧”、“释证”、“报应”、“征应”、“定数”、“谶应”、“再生”、“悟前生”、“神”、“鬼”、“神魂”、“巫厌”、“幻术”、“妖妄”、“妖怪”、“精怪”以及《精华》中的“仙佛”、“鬼怪”等属宗教范畴;《广记》中的雷、雨、山、石、水等,属自然地理的范畴;“龙”、“虎”、“畜兽”、“狐”、“蛇”、“禽鸟”、“水助”、“昆虫”以及《精华》中的“禽兽”(亦有“草木”)均属生物学的研究对象。《广记》中的“乐”、“书”、“画”以及《精华》中的“武术”、“音乐”、“美术”等类目则统称为艺术类;“算术”、“医”是自然科学的范畴。其他各类人物及其性格特征的类目也是民俗学、社会学、政治学共同研究的对象。1916年上海广益书局铅印本《清谈》,其涉及到的学科则更广,除了与上述学科相同的外,又多了军事学、外交学、文学等的学科内容。请看其10门类的名称,如“宫闱谈”、“政治谈”、“军事谈”、“外交谈”、“权贵谈”、“风俗谈”、“文学谈”、“技术谈”、“灾异谈”、“杂事谈”等,可见它是从国家大事(“政治谈”、“军事谈”、“外交谈”)到人间琐事(“杂事谈”);从自然(“灾异谈”)到社会(“风俗谈”);从宫闱人物(“宫闱谈”、“权贵谈”)到文学技

术(“文学谈”、“技术谈”),几乎是无所不及,无所不包。

由此可见,这些文言小说总集所涉及的面是从自然科学到人文社会科学,从官场到民间的各种学术文化,其门类齐全,是现代各学科专家均能从中找到自己的研究方向和研究所需的资料。因此说中国古代文言小说总集的编纂,规范了学科门类和搭建了多学科学术研究的基本构架和基础平台,是一点也不过分的。

(三) 辅教的范本——知识性特点

中国古代文言小说总集的编纂,除了作为文献来保存中国古代丰富的学术文化资料的目的外,还具有作为学生的教科书来丰富学生的阅读面的目的。宋代的《太平广记》,民国年间的《古今说部丛书》、《说库》、《小说旧闻钞》等,就都是作为教科书的辅助读本来编纂的,因而特别讲究知识性以及知识的丰富性和准确性。

《太平广记》作为辅教之书,其分类九十有二,引用书目多达近五百种,其知识面之宽是可以想见的。但此书出版后不久,因君王以为此书不是后学者之急需,于是刻板被束之高阁,因而《太平广记》在当时流传不广。《古今说部丛书》的知识面也是相当宽的,其所采自周秦以迄于清末,博采旁搜,择尤删复;其所记“上而帝略、官职、朝政、宫闱以及天文、地舆、人物,一切可惊可愕之事,靡不具载”;其文体无乎不备,皆能“发皇文章,扬厉谈锋”;其文辞皆古朴典雅、骈散兼长;其作用均可“索幽隐,考正误,佐史乘所未备”;因而足以充学子之乳湓,广学子之见闻,“供词家之驱使,作艺术之津筏”。(王文濡《古今说部丛书》序)。

《说库》所收作品在数量上虽不及上述两种总集所收采

的多,但在收录标准和编撰质量上,有它自己的讲究。特别是它面向的对象是广大学生,是作为学生们扩大知识面的辅导读物而编辑的,因而在选录和编辑方面必须符合知识面宽、实用性强、学术性强、选新出精的标准。

所谓实用,主要是指学生作文时可以采用。文章要达到诸如知识面广、思维独特、内容新奇、语言通畅优美,方为好文章。而在这诸多因素中,知识面是最为基础的。因为宽广的知识面能诱发人的思维,顿出奇想;在内容上能够触类旁通,翻新出奇;在语言词汇的运用上可以俯拾即是,信手拈来。所以此书的编纂,“凡经史创解、朝野遗闻、诗文歌曲之源流,工艺游戏之琐屑,有关临文之用者,莫不甄采,即神仙鬼怪,引用已成典实,虽涉迷信,要不当在删弃之例”。好让“学子手此一编,平时可以广见闻,临时可以资采掇”(《说库例言》,下同)。可见编选者要集此巨纂,其目的就是要有所裨于实用。因此“本编以朝代为先后,起自汉代,迄于明清,遗闻轶事,正史所不载者,往往俯拾即是”。“为灌输学界,便于应用”,故仿纪晓岚编纂“四库”之例,每种的卷首附有提要,使阅者对其内容一览了然,临文时亦复便于检查。此书“知识面广”、“实用性强”,于此可见一斑。

一部真正有所裨于“实用”的书,必须在质量上也是比较高的;否则,不仅无益,反而有害。因此,此集的编选者也非常注重书籍的质量,特别是学术质量。如在采选标准上,是“务从完本”,“务求精当”,排比校勘,去疵存粹。其甄录标准是“其已刊者,则依据江浙藏书家之精本、原刻本”,至于其早经散佚,已无完本者,或半系秘本、抄本、名家手校未经刊印本,“仍行甄入,以存古籍”;校订之功,其详其慎,于此已可想见。

可见,此书在质量上也是过硬的。鲁迅先生的《小说旧闻钞》不仅校对精详,而且还作了考证,其知识的准确度毋庸置疑。此类小说总集大多是这样,此处就不一一论述,顾此数例便可得知。

综上所述,自宋代至民国时期,中国古代文言小说总集的编纂之所以绝大多数用“泛小说”和“大文言”的概念,是因为其出发点是要强调“总集”的文献价值和社会功用。即使是部分小说总集用了现代意义的“小说”概念,但其编纂的主观目的也不是从文体意义来认定,而是从文献积累的角度来肯定小说总集的学术文化意义。中国古代小说总集编纂的历史轨迹充分体现出上述的三个特点,即丰富的资料性、较强的学术性和广泛的知识性。这三个特点,就是中国古代文言小说总集的基本特征。

目 录

中国古代文言小说总集的基本特征(代序)	1
导论	1
第一章 《太平广记》与我国古代文言小说总集的编纂 ..	12
一、从《太平广记》看宋人编纂小说总集的条件和 目的	12
二、《太平广记》引用书目和小说总集的取材特点 ..	16
三、《太平广记》的分类所体现的小说观念及其历史 文化内涵	17
四、《太平广记》的价值及其影响	30
第二章 《太平广记》之后的其他宋元文言小说总集	34
一、《太平广记》之后的较大型的宋代文言小说总 集——《类说》和《绀珠集》	34
二、“世说体”小说总集的产生——《续世说》 和《唐语林》	37
三、中国古代女性专题小说总集之滥觞——《丽 情集》和“侍儿系列”小说总集	40
四、沟通古代文言和通俗“桥梁”的小说总集—— 《青琐高议》和《绿窗新话》	42
五、《醉翁谈录》及宋代其他小型文言小说总集	51
六、《说郛》与元代文言小说总集之衰微	55
第三章 明代专题性文言小说总集之兴盛	60

一、明代文言小说总集的盛况及其社会时代背景	60
二、《艳异编》与明代艳情专题的文言小说总集	62
三、《剑侠传》与明代剑侠专题的文言小说总集	67
四、《古今谈概》与明代笑话专题的文言小说总集	72
第四章 杂彩纷呈的明代其他文言小说总集	78
一、《五朝小说》与明代丛书性质的文言小说总集	78
二、《太平广记钞》与明代类书性质的文言小说总集	83
三、两种特殊体裁的明代言言小说总集——“世说体”和“虞初体”	89
四、《逸史搜奇》与明代其他各具特色的文言小说总集	105
第五章 清代类编、汇编性文言小说总集的兴起	113
一、类编、汇编性文言小说总集的兴盛及其原因	113
二、《宋稗类钞》与清代类编性文言小说总集	116
三、《明季稗史汇编》与清代史料汇编性文言小说总集	121
第六章 直承宋明的其他清代言言小说总集	126
一、两种特殊体裁的清代言言小说总集——“世说体”和“新虞初体”	126
二、明代专题性小说总集之余响——清代专题文言小说总集	132
三、《唐人说荟》与清代丛书性文言小说总集	143
四、《斯陶说林》与清代其他各具特色的文言小说总集	151
第七章 民国时期总结性文言小说总集的编纂	159

一、总结性文言小说总集产生的社会时代背景以 及编纂目的	159
二、《笔记小说大观》与民国时期大型丛书性文言 小说总集	163
三、《满清稗史》与民国时期史料性文言小说总集 ...	171
四、《唐宋传奇集》与民国时期名著性文言小说总 集	176
第八章 明清文言小说总集在民国时期之余波	181
一、《虞初广志》与“虞初体”文言小说总集之终结 ...	181
二、《分类古今笔记精华》与民国时期类编性文言 小说总集	189
三、《香艳丛书》与民国时期女性专题文言小说 总集	193
四、《清人说荟》与民国时期其他中小型文言小说 总集	195
第九章 中国古代文言小说总集的历史价值	199
一、文言小说总集与小说文体的发展	199
二、文言小说总集与小说观念的演变	209
三、文言小说总集与小说批评的成熟	224
四、文言小说总集对后世小说戏曲的影响	237
五、文言小说总集与后世多学科学术研究的开展 ...	239
小结	243
附录:中国历代文言小说总集书目	247
参考文献	258
后 记	263